

# 2023年法语文学： 以文学之名多元共生

□李琦

每年秋季开始的法国“文学回归季”总是备受瞩目。据统计,2023年共466部小说上市,少于2022年的490部,创下近20年以来的最低纪录,其中有321部法语小说(包括74部处女作)出版,145部翻译小说出版。数量并非考察图书市场的唯一因素。2023年法国“文学回归季”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作品类型和题材丰富多样,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比例相当,获奖作品的出版社没有局限在伽利玛和阿尔班·米歇尔等知名出版社。和往常一样,最令人期待的文学奖项分别是龚古尔、费米娜、勒诺多、美第奇、十二月和法兰西学院大奖等。尽管这些奖项没有丰厚的奖金,但是可以提高作者和作品的知名度,极大地带动图书销量。

## 龚古尔文学奖:意大利社会全景图

法国“文学回归季”最受关注的莫过于久负盛名的龚古尔文学奖,该奖项始于1903年,颁奖地点设在巴黎特鲁昂饭店。2023年,让-巴蒂斯特·安德里亚(Jean-Baptiste Andrea)凭借《守护她》(Veiller sur elle)获得这一殊荣。据称评选过程异常激烈,前后经过14轮投票才决出胜负。《守护她》厚达600页,极具浪漫色彩与古典魅力,评委团成员菲利普·克洛岱尔表示,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俗小说的最高荣誉,让他想起了2013年皮耶尔·勒迈特凭借作品《天上再见》获得龚古尔文学奖时的场景。《守护她》以一位意大利天才雕塑家的口吻展开,他在临终之际回顾跌宕起伏的一生,从贫困的童年到后来的学徒生涯,再到他与一位贵族女性的真挚情谊。作家将个人命运与社会动荡捆绑在一起,讲述雕塑家故事的同时,也呈现了意大利社会的变迁史和全景图。

让-巴蒂斯特·安德里亚本身还是一名编剧兼导演,因而在阅读《守护她》的时候,读者会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守护她》是作家的第四部小说。大约十年前,40多岁的让-巴蒂斯特·安德里亚从电影剧本写作转向小说写作,曾一度令母亲感到十分担忧,希望儿子可以找一份“真正的工作”。2017年,让-巴蒂斯特·安德里亚的第一部小说《而我只有你》在破环偶像主义出版社(L'Iconoclaste)出版,出版商苏菲·德·西夫里对让-巴蒂斯特·安德里亚赞赏有加,这部处女作上市后迅速引发轰动,获得当年费米娜高中生奖、首部小说奖等10余个文学奖项。随后的两部作品《数百万年和一天》和《魔鬼与圣徒》均在同家出版社出版,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遗憾的是,2023年5月,苏菲·德·西夫里去世,让-巴蒂

斯特·安德里亚的“伯乐”没能看到他荣膺龚古尔文学奖的高光时刻。

## 费米娜奖:女性打破沉默

1904年,22位女作家针对当时龚古尔评委会将女性排除在外的情况创立了费米娜奖,以彰显女性在文学中的声音。2023年,该奖项花落内日·辛诺(Neige Sinno)的《忧伤的老虎》(Triste tigre)。在书里,辛诺回顾了自己在7岁到14岁期间被继父性侵的过往。辛诺没有局限于传统的个人经历叙事模式,引出了更深层面的思考。描写性侵题材,揭露过往伤疤,需要极大的勇气。辛诺展现出的女性力量感染了各个年龄层的读者,《忧伤的老虎》还获得了龚古尔高中生文学奖和由洛拉·拉丰主持的“不可撼动奖”。

近年来,聚焦女性困境的法语作品越来越多,从《荆棘》(Les Épineux)和《不可能的爱》,到《吉妮·德斯彭特斯》(金刚理论),到瓦内莎·斯普林格拉的《同意》,这些作品一次又一次引爆法国文坛及社会各界。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曾以自己大学时期的秘密堕胎经历为原型,创作了《事件》(L'Événement,2000)。在她看来,这样的写作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写作”。2024年3月4日,法国议会两院在凡尔赛宫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将堕胎权纳入宪法的宪法修正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明确将保障妇女堕胎权载入宪法的国家。法国几代女性的努力终于初现曙光,我们也期待女性生存发展环境可以变得越来越好。

## 勒诺多奖:自我身份重建

在获奖作品安·斯科特(Ann Scott)的《傲慢的人》(Les Insolents)中,46岁的电影音乐作曲家阿莱克斯在巴黎居住,有两位亲密的朋友,玛戈和雅克。突然有一天,阿莱克斯决心离开巴黎,搬到布列塔尼的菲尼斯泰尔。新生活远离尘世喧嚣,让她得以拥抱自然。搬家后不久就暴发了疫情。城市里朋友们的生活乱了套,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封禁,然而阿莱克斯的日常没有太多变化,她依旧可以每天沿着海边散步。阿莱克斯所追求的是一种重新寻找自我的生活,特别是摆脱社交网络的枷锁。她意识到社交网络正在吞噬生活,人们沉迷其中,追求最多的评论点赞数,已然成为一种心理疾病。斯科特凭借其细腻的描述,在书中探讨了孤独、身份认同和自我重建等命题,让读者不禁思考:年过半百之际,该如何应对人生的遗憾?

## 法兰西学院大奖:法国人在非洲

多米尼克·巴尔贝里(Dominique Barbéris)的《一种爱的方式》(Une façon d'aimer)围绕叙述者的姨妈玛德琳展开。叙述者“我”通过书信、照片和亲友回忆,开启了对玛德琳过往的调查。1958年,27岁的玛德琳嫁给了盖伊,跟随他前往喀麦隆,开始了异国生活。玛德琳以一名“外来者”的视角观察着这片陌生的土地,炎热干旱的天气,无处不在的昆虫,震耳欲聋的鸟鸣声,动荡不安的时局。玛德琳在喀麦隆遇到了一位名叫伊夫·普里让的行政长官,平静的生活多了一丝波澜,怀疑、恐惧、拒绝和诱惑的魅力在巴尔贝里的笔下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几年后,玛德琳回到法国,她在喀麦隆与普里让的关系宛如一个秘密,无人知晓。爱不一定非要热烈表达,沉默也是一种爱的方式。作者巴尔贝里正是出生于喀麦隆,这让她可以在作品中游刃有余地还原20世纪50年代喀麦隆的生活图景。

## 美第奇奖和十二月奖:蒙特利尔的阶级与贫富

双料获奖作品《愿喜悦长存》(Que notre joie demeure)的作者凯文·朗贝尔(Kevin Lambert)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毕业于蒙特利尔大学文学创作硕士和博士专业,2017年发表了第一部小说《你会爱上你杀死的什么东西》,次年出版了第二部小说《罗伯瓦尔的争吵》。作为朗贝尔的第三部小说,《愿喜悦长存》以一个建筑项目为线索,探讨了社会不平等。小说主人公席琳·沃卓斯基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加拿大建筑师,这一次她要在自己生活的城市蒙特利尔建造一家跨国公司的总部。建筑地点选在了一个工人阶级社区,遭到了当地市民的反与批评,他们认为这栋建筑将破坏社会结构,加速住房危机。阶级、种族、性别关系、贫富差距、城市空间等主题跃然于纸上。如果说《罗伯瓦尔的争吵》聚焦工会冲突,那么新作则转向刻画有权有势的精英阶层,使用大量长句展现了这类人群的脆弱、欲望、激情以及复杂隐秘的心理。

## 法语作家“常青树”

除了上述获奖作品外,一些法国知名作家也在2023年推出新作。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出版了新书《舞者》(La Danseuse)。如同他之前的作品一般,故事再一次回溯往昔,追忆过

去,谱写了一首关于记忆的芭蕾舞曲。主人公没有姓名,作家用“舞者”这个代号称呼她,读者只能拼凑出她的简单信息:她从小生活在巴黎附近的小镇圣勒拉福雷,自幼学习舞蹈,14岁时小镇的舞蹈老师建议她前往巴黎师从鲍里斯·克尼亚泽夫。此后她开始每天乘坐火车往返小镇和巴黎。在一位名叫塞尔日·韦尔齐尼的朋友的帮助下,她决心搬到巴黎生活。享受了八年的平静时光后,“往日幽灵”的出现打破了一切。她决心要摆脱这些人,从过去的“泥潭”里走出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在《舞者》中,莫迪亚诺极其少见地描写了当前的巴黎,并且以一种不同以往的轻快口吻结束了小说。

年年必出新作的比利时作家阿梅丽·诺冬(Amélie Nothomb)自然不会缺席“文学回归季”。新书《冥府使者》(Psychopompe)是她的第32本小说,和《诚惶诚恐》《管子的玄思》等作品一样,也是基于作家的自身经历展开。诺冬在年幼时跟随外交官父亲在日本、中国、美国、孟加拉国生活。11岁时她对鸟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热衷于观察鸟群。然而,12岁在孟加拉国的不幸遭遇打破了生活的平静。诺冬写道:“大海之手暴力地撕裂了我的蛋壳,我不再是原来的那颗小小的蛋。作为一只没有羽毛的雏鸟,我必须变成一只真正的鸟。”她要学会飞翔,她开始投身于写作。诺冬认为,写作是“生与死”的问题是,“带着巨大的坠落风险的自由飞翔”。写作又是一项特权,它可以让死者复活。《冥府使者》可以看作是诺冬和“12岁已经死去的自己”之间的对话,正如《第一滴血》是她和去世的父亲之间的对话。如果说《口渴》是献给耶稣的作品,《第一滴血》是献给父亲的作品,那么新作《冥府使者》无疑是献给诺冬本人的作品。某种程度上,这三本书构成了诺冬的“基督三部曲”。

2023年,让-菲利普·图森(Jean-Philippe Toussaint)出版了新书《棋盘》(L'Echiquier)。谈及创作背景,图森提到他在封禁期间开始翻译茨威格的一部作品,法语译本的题目定为《象棋》,而这个恰好也是图森写作生涯第一部作品的题目。这样的巧合给了图森灵感,他决定将日子一分为二,一部分用来翻译茨威格的作品,另一部分用来思考他多年来对象棋热爱的缘由。新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他决定以棋盘为线索,从源头展现他与象棋之间的关系。全书分为有64章,就像棋盘上的64个格子一样,这也是图森的用意所在。

埃里克·伊曼纽尔·施密特(Éric-Emmanuel Schmitt)的新作《对手》(La Rivale)献给歌唱家玛丽亚·卡拉斯(Maria Callas)。卡拉

斯1923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77年逝世于法国巴黎。作家回忆起他从广播里听到其死讯的时刻,卡拉斯的声音让他感受到了生活的痛苦、闪光、狂喜、欢乐和悲伤。在新作中,埃里克·伊曼纽尔·施密特虚构了一个名叫卡洛塔·贝鲁米的朋友。雅各布的举止动作无不在模仿歌手席琳·迪翁,他甚至让父母叫他“席琳·迪翁”,而菲利普则是一个自认为是黑人或想成为黑人的白人。雷扎以其一贯的黑色幽默风格再次叩问身份这个关键命题。

## 巴黎特色书店带动出版业

2023年9月28日,伽利玛出版社推出了阿蒂尔·兰波《地狱一季》(Une saison en enfer)全新版本,里面配有“朋克教母”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拍摄的照片、绘制的图画以及撰写的文字。史密斯写道:“16岁那年,我第一次被他的形象和诗歌所吸引,他的诗歌让我迷惑,又让我着迷。沉浸在诗歌醉人的魅力中,我颤抖着离开,并不记得刚刚读了什么。然而,他的文字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就像幽灵船甲板上的绳索,在死寂的迷雾中盘旋。”同一天,伽利玛出版社还推出了帕蒂·史密斯《A Book of Days》的法语译本(中文译本名为《从昨日醒来》)。帕蒂·史密斯也来到巴黎举行签售活动。这家坐落在莫里哀拱廊街名叫EXC的书店以出售诗集为主,书店对面就是一个名为“诗歌之家”的活动场所。在巴黎,这样的主题书店还有很多,比如乐蓬马歇百货公司不远处的尚特利夫,作为巴黎最大的童书书店,这里无疑是孩子们的乐园;花神咖啡馆附近的女性书店主要出售女性出版社的图书,时常还会组织相关主题的讲座;拉丁区一带聚集了法律、哲学、电影等主题书店,为周边的学生提供便利;友丰书店和凤凰书店以亚洲图书为主,日韩街区的Junku书店里满是日本漫画;想要挑选画册,则一定要去塔森(出版社书店),从古典主义、印象派到后现代艺术,应有尽有;塞纳河畔的莎士比亚书店更不用多做介绍了,以出售英文书为主,已然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地点之一。这又何尝不是法国图书市场多元共生的一种体现。

## 从“眉湖论坛”看女性文学与跨界研究

□刘哲

再现和对华工经历的英雄主义描绘在服务于建构多元化的新大陆身份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华工在海外流散过程中的真实遭遇和复杂情感。郑州大学的高晓玲教授谈及跨界概念的双重维度。首先,跨界意味着打破既有束缚,跨越思想的藩篱与认知的壁垒,实现认知层面的跨界,为艺术创新、文学发展及文明互鉴注入新的活力与可能性。其次,跨界也意味着境界的提升。通过本次论坛多种形式的对话与交流,与会者分享了精彩的学术人生,体验到文学研究者思想的活力和生命的魅力,更领略到了女性文学的跨界影响力。《外国文学》副主编姜红在总结发言中说,此次论坛探讨并不仅仅停留在跨界现象的表面,而是深入到了生命经验、历史脉络以及文本细节的微观层面,并试图在整体上把握不同要素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这种深入探究,正是跨界意义的核心所在。她认为,当生活境遇发生变迁,既往历史偶然性中形成的概念和策略失去其适用性时,便需要从鲜活的生活体验中提炼出新的概念范畴,以涤除和替代那些已经固化的旧有观念和策略。这种新旧更替的过程,正是跨界发生的实质。(作者系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青年教师)

## 现场

# 从“眉湖论坛”看女性文学与跨界研究

□刘哲

纵览世界女性文学史,女性与跨界本身就有着紧密联系。女性写作从昔日“阁楼”的禁锢中挣扎而出,跨越重重枷锁,终于抵达了那一方属于“自己的房间”。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与多元化交织的新时代,随着边界的逐渐消融与社会结构的重塑,女性的生存空间日益广阔,命运轨迹也得以重新勾画。女性文学的传统在这场时代的变革中不断挑战自我,重置更新,女性写作的世界图景也随之变迁。

近日,以“女性与跨界”为主题的第二届全国外国文学研究眉湖论坛在郑州大学召开。论坛由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编辑部、郑州大学工会女工委与郑州大学外语与国际关系学院联合举办,来自全国各个高校的近百位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紧扣“女性与跨界”的主题,展开了广泛交流与深度研讨。

作为眉湖论坛的发起人,郑州大学的张莉教授在开幕词中指出,女性与跨界是外国文学的核心议题,亦是眉湖论坛创立伊始的核心关切。2023年,眉湖论坛初创。金莉、曹莉、苏晖、金雯、王卓、陈榕、张生珍、王卉等多位外国文学领域知名女性学者应邀出席,围绕外国文学中的文本细读方法、中国话语建构、情感研究、科学想象、跨媒介叙事等议题,奉献了高水平的学术分享盛宴。论坛彰显了女性学者的智慧和力量,唤起了社会整体对于女性群体生存状况的兴趣和关注,体现出女性学者论坛的跨界影响力。本届论坛对于女性与跨界话题的探讨,正是要回归女性传统的本质,在文学谱系的框架下,在相互尊重和对话交流的前提下,破解以性别来取代审美的观念桎梏,展示和审视女性文学本身所蕴含的跨界特质。

## 女性主义的多元面向

跨界,实质上是对既有界限的跨越或超越。

不同流派的文论家们已然从自身不同的视角出发,对文艺理论的跨界特性有所领悟。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金莉教授格外留意女性主义理论演进过程中的多元跨界趋势,多年来先后关注过生态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在本次会议的主旨发言中,她又将视角转向后殖民女性主义。她首先阐述了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概念,追溯其起源与发展脉络,并详尽介绍了后殖民女性主义的两位代表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钱德拉·莫汉蒂的主要学术观点。她谈到,后殖民女性主义对欧美女性主义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和逻辑秩序提出质疑,这样的姿态可以避免盲目挪用欧美理论模式注解女性“他者”经验,正视女性存在的多元性和异质性,为文学批评话语增添了新的维度和命题。

## 女性文学的跨学科阐释

深圳大学的刘岩教授在文化地理学的批评视角下,对美国西部女性文学进行了梳理、阐释,成功构建了一种跨越地理学与文学学科界限的跨性别研究范例。她谈到,传统的西部叙事中,往往充斥着打上个人英雄主义标签的男性形象。然而,女性在西进运动中同样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并在西部的自然环境中孕育出了别具一格的女性气质与文学样式。她致力于挖掘西进运动中不同女性的故事与价值,探究其中所蕴含的女性主义理念、女性特有的品质、性别关系的动态变化,以及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融与碰撞。

南开大学的刘英教授透过19世纪职业女护士与女医生大量涌现这一现象,剖析女性职业跨界现象为维多利亚社会所带来的焦虑情绪。她详述了19世纪医学话语和性别话语对医学领域女性身份的多重建构过程,探讨英美文学如何表

征医学女性,分析这些表征所承载的文化功能,进而揭示医学话语、性别话语、文学话语之间的交互关系,展现它们如何共同形塑了社会对职业女性的认知。

## 女性文学的跨媒介改编

北京师范大学的王楠教授选取了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在现代剧场中的三个实践作品作为研究样本,解析古希腊戏剧在不同历史与文化背景下的跨媒介改编,揭示了让·阿努伊的编剧改编版、法国纯粹剧团的剧场版以及中国李六乙的话剧版这三版改编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双重变革。王楠认为,这些变革建立在对经典作品的女性主义解读之上,是对原有戏剧结构、叙事方式以及角色塑造的全面革新。通过跨文化、跨历史的改编,经典作品得以跨越时空的限制,与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产生共鸣。这种共鸣不仅丰富了戏剧艺术的内涵,也推动了戏剧艺术的传承、创新与发展。

南京大学的都岚岚教授聚焦英国经典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的跨媒介改编,尤其关注源文本中未曾诞生的女怪形象,在社会语境的变迁中,如何在文字与屏幕间发生转码与重塑,进而思考科学技术发展如何改变我们的个体生命、社会结构和性别关系。都岚岚谈到,跨媒介改编不仅是对源文本的重新诠释,更是一种文化实践,旨在适应新的社会历史语境。这种改编行为,作为文化再创造的重要手段,为文学艺术的传播与接受注入了新的活力。

## 女性助力文学经典化

郑州大学的辛雅敏教授另辟蹊径,以莎士比亚的接受史切入,从传统的批评、考据学和表演等多重研究视角出发,考辨女性在推动莎士比亚

成为英国民族诗人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核心作用。她谈到,18世纪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显著提升,不仅推动了她们在文学、艺术领域的跨界参与,更对莎士比亚作品的传播与接受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而言,女性观众对于莎士比亚作品的偏好与热情,为他的作品带来了更广泛的受众基础;女性批评家与考据学者的积极贡献,为莎士比亚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深度;女性演员在舞台上的杰出表现,则直接推动了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与流传。这些因素共同促使莎士比亚在18世纪后获得了极高的声望与地位。

## 女性建构民族历史和文化身份

中国人民大学的周铭教授专注于薇拉·凯瑟的《死神来迎大主教》中的空间和文化的跨界,指出在跨界过程中蕴含着独特的风景阅读政治。通过风景阅读这一独特方式,使我们能够洞察历史的深层脉络,解读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新型国际秩序的帝国主义意图。他认为,这种风景阅读不仅展示了美国试图通过塑造特定的自然景观和社会风貌来宣扬其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更深刻地暴露了美国在战后国际秩序构建中的帝国野心,并试图在整体上把握不同要素之间的权力扩张和领土争夺上,而是更加微妙地渗透在其对民族国家和谐表象的塑造与对实际美国利益维护的本质之中。这种跨文化、跨学科视域下的风景阅读政治,也为我们理解一战后美国国际关系的伦理建构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见。

山东大学的李保杰教授探讨了古巴裔美国作家克里斯蒂娜·加西亚的小说《猎猴》的跨种族书写。她谈到,尽管该小说在创作过程中大量引入中国文化元素,但这些元素在文本中的呈现却带有明显的刻板化倾向,未能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华工群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小说中,浪漫化的



法国塔森出版社首次出版的限量版画册 David Hockney. A Bigger Book 内页(2016)

世界文坛

SHUI WENTAN